

干部学习文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录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编印

1959年11月

干部学习文选

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选录

中共广州市委宣傳部編印

广州市新華書店内部发行·蔚兴印刷厂承印

印數：1—40,000册 字數：168,000字

787×1092 耗 1/25 · 印張：4 $\frac{23}{25}$ 張

工本費：每册4角5分

編 者 話

为配合干部整风和政治理論學習，我們从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的著作中，选录了有关反右傾斗争，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領袖的关系，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組織性紀律性的鍛炼，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等問題的一部分，汇编成册，供干部学习參攷。

1959.11.

目 录

反右傾斗争

-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論述……………(1)
刘少奇論党的总路綫……………(25)
刘少奇論党内斗争……………(39)

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 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43)
刘少奇論党的群众路綫……………(43)

阶 級 斗 爭

-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論述……(57)

反对資产階級个人主义

-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論述……(87)
刘少奇論反对个人主义……………(119)

关于階級、政党、領袖的关系

-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論述 ……(127)
刘少奇論毛泽东思想 ……………(157)

增強党的团結

-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論述……………(165)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公报 (摘录) ……………(186)
刘少奇論党的团結……………(189)

加強党的組織性紀律性的鍛煉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論述……………(191)

中共中央宣傳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

第二章前言……………(199)

刘少奇論党的統一性与紀律性……………(203)

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論述……………(205)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

的決議(摘录)……………(239)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

的決議(摘录)……………(240)

反右傾斗争

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毛澤东的論述

恩 格 斯

，……現在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刊物都在散布(einreissende)机会主义，这就說明提出这个要求是多么必要。現在人們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令重新宣布有效，或回想起在这个法令的統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認德国的現行法制能够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人們无论对自己无论对党都这样說：“今天的社会在向社会主义长入着”。他們就沒有仔細地想一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必須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这种旧制度好比一个旧壳，正如鳌虾①。对于它自己的旧壳一样，要长就必须用强力把它冲破；好像在德国，这个社会并不是除开这种旧制度外还須要冲破那尚是半絕對主义的、混乱得不可名状的政治秩序的桎梏似的。如果在人民代表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一旦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随心所欲地照着宪法办事的国家，說是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本是可以想像的；比如在像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像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那里日报上天天談論着最近将来要贖买王朝的問題，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

志而前是无力的②。但是在德国，政府大权独揽，议会和其他一切代表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在没有任何必要时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替它遮羞。

这种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他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巨大事变和政治危机一旦发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果只会使党在紧要关头突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步，使党对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看法模糊、缺乏一致的见解，因为这些问题从来没有经过讨论。前次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情形就是如此。当时有人说，保护关税只与资产阶级有关系，与工人毫不相干，所以各人随自己的意思投票就是了③。而现在则又有许多人掉进了相反的极端，由于反对已变成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而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的曲解翻印了新版，并且以纯粹社会主义的神态——说教着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④。这种情形难道还应当重演不成？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①Krebs，不知是否指寄居虾而言，按“辞海”“寄居虫”条：

这是一种节足动物，寄居贝类之空壳内，……体渐长大，其寄居之壳不能容身时，更觉他空壳而居。——译者注

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讲到这个地方时，用括弧注了几个字：（仅仅是“想象”！）——译者注

③187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内部因保护关税问题发生分裂，党团右派凯泽尔（Kayser）违反党的决议，对保护关税的提

高投了贊成票。——譯者注

④Manchestertam, 指19世紀前半期英國的自由貿易運動, 科布頓 (Cobden) 和布萊特 (Bright) 即其代表人物。——譯者注

(恩格斯: “批判社會民主黨1891年綱領草案”, “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機會主義”,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99—101頁)

在法國, 期待了好久的分裂發生了。在建立黨的時候, 蓋得、拉法格同馬隆、布魯斯之間是必然要合作的, 但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幻想這種合作能夠永久維持下去。所爭之點完全是原則性的: 鬥爭是作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進行呢? 還是像機會主義者 (翻成社會主義的語言就是: 可能派) 那樣做, 只要能獲得更多的選票和更多的支持者, 不惜把運動的階級性、把綱領都丟開不管呢? 馬隆和布魯斯贊成後一種做法從而犧牲了運動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 所以就使分裂成為不可避免的事了。這樣倒更好。無產階級的發展, 無論在什麼地方, 總是離不開內部鬥爭的, 而法國現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黨, 當然不會例外。在德國, 我們已經經歷過這種內部鬥爭的第一階段, 其後的階段還擺在我們的面前。在可能團結一致的時候, 團結一致是极好的事, 但還有比團結一致更寶貴的東西。誰要是像馬克思和我那樣, 畢生與冒牌的社會主義者做鬥爭, 並且比反對任何別的人都要猛烈 (資產階級我們是把當做一個階級來看待的, 幾乎從沒有去和資產者個人交鋒), 那他對於不可避免的鬥爭的爆發也就會感到太遺憾了。

(“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機會主義”,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172—173頁)

列 寧

考茨基派最常散布的詭辯之一，就是以“群眾”為借口。他們說：我們不願意脫離群眾和群眾組織呀！可是請想一想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的提法吧。英國工聯的“群眾組織”在19世紀曾經擁護資產階級工人政黨。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因此就同資產階級工人政黨調和，而是揭露它。他們沒有忘記：（1）工聯組織直接包括的只是無產階級的少數。無論當時在英國或現在在德國，參加組織的人數至多占無產者的 $\frac{1}{5}$ 。決不能認真設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數無產者包括到組織中去。（2）——這是主要的——問題不在於參加組織的人數，而在於這個組織所採取的政策的主觀實際意義：這個政策是代表群眾利益，為群眾服務，即使群眾從資本主義下解放出來呢，還是代表少數人的利益，代表少數人同資本主義調和的做法？19世紀在英國盛行的正是後一種政策，現在在德國等等也是如此。

恩格斯把真正大多數“下層群眾”同老工聯的“資產階級工人政黨”分開，把他們同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分開，並且向這個沒有沾染上“資產階級的體面”派頭的真正多數發出號召。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實質就在於此！

我們不可能（誰也不可能）估計到，無產階級中間究竟有哪一部分人在現在或將來會擁護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只有鬥爭才能證明這一點，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最後決定這一點。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主張保衛祖國的人”只是少數。因此，我們如果願意仍然成為社會主義者，就應該到更下層和更低層中間即到真正群眾中

間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就在于此。我們只有揭穿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实际上出卖群众利益的勾当，揭穿他們维护少数工人暂时享受特权的行为，揭穿他們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的做法以及揭穿他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和代理人，我們才能教育群众認識自己的真正政治利益，教育他們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打打停停的漫长而痛苦的动荡过程，来为社会主义和革命进行斗争。

向群众說明必然而且必須同机会主义分裂，用无情地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精神教育他們进行革命，依据战争的經驗揭穿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丑惡本質而不把它掩盖起来，——这就是世界工人运动中唯一的馬克思主义路綫。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7—119頁）

“布尔什維主义是同工人内部那些敌人进行斗争而成长，壮大起来并得到鍛鍊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机会主义在1914年完全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完全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自然就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維主义的主要敌人，現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無論过去和現在布尔什維主义都对这个敌人給予最大的注意。布尔什維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現在就是在外国也十分熟悉。”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頁）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現在証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經开始）经历一种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正在成长、巩固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反对本国的（每个国家的）“孟什維主义”，即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

主义的斗争，就是和反动的资产阶级斗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斗争的对象是第二国际（即使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世界的斗争，确实，这种斗争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部分地区内开始了。第二，斗争的对象是：美国、意大利、法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和左政府工团主义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反对的共产主义左派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一致承认苏联制度）以及德国（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制度表示不信任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联制度）都可以看到，斗争是广泛而深刻的。这种斗争不但在“国际”的范围内进行，而且在各国国内进行。

但是，每个国家或工人阶级斗争，都在自己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斗争。这是斗争的普遍性，也是斗争的特殊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打得比帝国主义国家打得容易，帝国主义国家成为有组织的政治组织，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内，才获得胜利。第三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修正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三国际又仅在几个月以前，还继续斗争，却比强大，比得比强有力，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支持，即或说在政治、物质上（部长的职位、身分证、报酬）也得到援助。

现在全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以及“三原则”三条主义也斗争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又考虑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东方、西方）、国家制度以及宗教派别种种特征而具有而且必须有的斗争。这是斗争的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对于第二国际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国家制度等方面，这一方面是由于“机会主义”，一方面是由于“不会说者不能建立一个真

是集中的、真正能起到领导作用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协调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中央领导机关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使斗争策略规律千篇一律、死搬硬套、彼此雷同的基础上。只有在全世界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细节上把这些原则加以灵活地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应用于这种情况。由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协调和适应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主要的不是一切都经过不是一切，然而主要的）是吸引工人群众的先锋队，使苏维埃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剥夺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一点已经做到了。现在要在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到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使政权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适当的适当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但是从某种观点上说，它的意义比前次更，只是在实践上更接近于无产阶级专政任务。

（列宁：“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1913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2—73页）

斯 大 林

.....

有些同志在討論右傾問題時把問題着重在代表右傾的人的身上，這也是不對的。他們說，請給我們指出右傾分子或調和分子，請說出他們的姓名，好讓我們來懲辦他們。這樣提問題是不正確的。人當然有一定的作用。可是，這裡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產生黨內右傾危險的條件和環境。儘管可以把人清除，但這還不是說，我們這樣做就把我們黨內右傾危險的根柢剷除了。所以人的問題雖然無疑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它沒有決定的意義。

.....

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但是資本主義根柢還沒有挖除的蘇維埃發展條件下，共產主義中的右傾就是一部分共產黨員離開我們黨的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趨向或傾向，這種傾向固然沒有正式形成，也許還沒有被意識到，但畢竟是一種傾向。.....那就是說在我們黨的队伍里有些人企圖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去遷就（也許他們自己還沒有覺察到）“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和需要。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就意味着我國資本主義成分大大加強。而我國資本主義成分加強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削弱和資本主義恢復的機會的增多。

總之，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就會使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所必需的条件增長起來。

.....

因为我国无产阶级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十分复杂的最实际最现实的生活中，所以在小生产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就“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来从各方面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经常引起小资产阶级的无气节、散漫性、个人主义、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复发的现象”（“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十七页），从而把某种犹豫心理、某种动摇情绪散播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

我们党的队伍里各种动摇和各种离开列宁路线的倾向，其根源和基础就在这里。

正因为如此，不能认为我们党内的右倾或“左”倾问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问题。

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即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低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看不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危险，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诀窍，因而很轻易地向资本主义让步，要求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宽容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要求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问题推到后面去，要求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如此等等。

毫无疑问，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

我们党内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见资本主义恢复的可能性，而看不见我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陷于悲观失望，只好用我们

党正在特米多尔化的胡說来安慰自己。

.....

右傾問題如果不是和我們發展中的困難問題有联系，也許不會像現在這樣尖銳地摆在我們面前。但是問題也就在于右傾的存在使我們發展中的困難複雜化，並阻礙我們克服這些困難。正因為右傾危險阻礙我們進行克服困難的鬥爭，所以克服右傾危險的問題對於我們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現在稍微談談我們的困難的性質。應該注意到，我們的困難決不能認為是停滯或衰落中的困難。有經濟衰落或經濟停滯中的困難，在發生這種困難的時候，人們就竭力使經濟停滯現象的害處減輕一些，或者使經濟衰落的程度減輕一些。我們的困難和這種困難毫無共同之處。我們的困難的特點就在於它們是高漲中的困難，是發展中的困難。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通常指的是要把工業提高百分之几，把播種面積擴大百分之几，把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多少普特，如此等等。正因為我們的困難是高漲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或停滯中的困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也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危險。

但是困難終究是困難。要克服困難就必須竭盡一切力量，必須有剛毅性和堅韌性，而剛毅性和堅韌性又不是每個人都充分具備的，也許因為有人覺得累了，疲勞了，或者因為有人寧願過比較安靜的、沒有鬥爭和波折的生活，——所以，這里就發生猶豫和動搖，轉到阻力最小的方面去，說什麼要降低工業的發展速度，寬容資本主義分子，否認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認為一切趨向平常的、安靜的日常工作範圍的事物。

可是，我們不克服我們面前的困難就不能前進。而要克

服困难，首先必須戰勝右傾危險，首先必須克服右傾，因為右傾阻礙我們和困難作鬥爭，並企圖摧毀我們黨為克服困難而鬥爭的意志。

這里所指的當然是對右傾進行真正的鬥爭，而不是口頭上的紙上的鬥爭。我們黨內有些人為了良心上過得去，也就不反對宣布對右傾危險作鬥爭，好像神甫有時念着“阿勒盧亞，阿勒盧亞”一樣，可是不採取（決不採取）任何實際辦法來為反右傾鬥爭奠定鞏固的基礎，並在事實上克服這種右傾。這樣的派別在我們這里就叫做對右的公開的機會主義傾向調和的派別。不難了解：對這種調和派的鬥爭就是對右傾，對右傾危險的總鬥爭的組成部分。因為不同這種庇護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派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就不能克服右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8—202頁）

……右傾究竟是什麼呢？它的趨向是什麼呢？它的趨向是遷就資產階級思想，是使我們的政策遷就“蘇維埃的”資產階級的口味和要求。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獲得勝利，那對我們會有什麼危險呢？就會使我們黨在思想上被粉碎，使資本主義分子放肆起來，使資本主義復辟或象列寧所說的“回到資本主義去”的機會增多。

……展開思想鬥爭應當是我們現階段同右傾作鬥爭的主要方法。這個結論所以正確，尤其是因為在我們某些黨員中間有着相反的趨向：同右傾作鬥爭不從思想鬥爭着手，而

从組織处理着手。他們直截了当地說：你給我們指出十个二十个右傾的人吧，我們一轉眼就会把他們粉碎，这样就剷除了右傾。同志們，我認为这种情緒是不对的和危險的。正是为了不致随着这种情緒东飄西流，为了把反对右傾的斗争引上正确的軌道，必須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思想斗争是我們现阶段同右傾作斗争的主要方法。

这是不是說我們排斥任何組織处理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这是說，組織处理在这里应起从属作用；如果右傾分子沒有破坏党的決議，我們就不应当把他們赶出这些或那些領導組織和領導机关。

（斯大林：“論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1頁——246頁）

决不能把反右傾的斗争看做我們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傾的斗争是我們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們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領導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參謀部里，容許右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們的政策适合“苏維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們容許这一切，那末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們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逃避困难，把陣地让給资本主义分子嗎？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拒絕和右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呢？

布哈林集团是否懂得，不克服右傾和对右傾的調和态度，就不能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而不克服这些困难，